

原乡

YUAN XIANG

养心慧地 民族原乡 风韵苗侗 神秘从江



2010 3-4 合刊

(共两期)

从江县委宣传部从江县委宣传部
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目
录

原乡

2010年3—4期 总第3期

贵州省从江县委宣传部 主办
贵州省从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本刊顾问

王之政 邓仕雄 蒙沧海
杨胜年 龙安跃

编辑委员会主任

石明莲

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李田清 杨光攀 罗安圣
马永霞 翟向东 赖永刚

主 编：李田清

副主编：杨光攀 翟向东

编 辑：潘光晨 石 谦 韦金成

封面摄影：翟向东

主 管：

贵州省从江委员会
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政府

主 办：

贵州省从江县委宣传部
贵州省从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卷首语

人间天堂在从江

潘年英 1

多彩家园

我本是树

余秋雨 4

向往音乐天堂

李文明 6

神秘的占里

邱良君 7

增冲鼓楼的梦幻

李田清 10

银潭印象

侗家崽 12

走进加榜赏梯田

张建林 14

瑶浴，健康生活的古老传承

孙明光 韦德怀 17

江上大歌

杨玉平 20

侗族吃相思

梁家成 23

干团婚俗

自由行人 26

“东方橄榄球”抢花炮

劳 丽 28

加鸠吃香猪

幽 草 30

登上太阳山

杨玉平 31

散文世界

做客瑶家

梁 雨 33

春驻加车

罗安圣 35

诗词歌赋

从江印象（组诗）

沈成君 37

心中的宰便	陈贤辉	40
月亮山的野菊花	向天笑	41

侗族大歌九姊妹故事

侗乡“小百灵”	田青	42
小黄·秋月	沈成君	45
小运兰的好运	韦文扬	47
深山凤凰潘婢内	何林超	49
最小的歌师·潘俾转孟	杨正豪	51
风香	巴文燕	53
寻找侗族小歌手“晓姐”的故事	黄秀福	55
侗家小百灵，感动大山的声音	凝心	57
侗家小夜莺	龙艳	59

《原乡》约稿启事

《原乡》是中共从江县委宣传部、从江县文联主办的综合性文艺期刊，她坚持以“传播民族文化，培养文艺人才，打造从江品牌”为办刊宗旨，全力发表思想深刻、内涵丰厚、品位高雅的各类小说、诗词、散文、戏剧、歌曲、书法、美术、摄影、剪纸、篆刻等文艺作品。

一、栏目设置：

小说长廊、散文世界、诗词歌赋、书画美术、摄影天地、民族文化、评论随笔、歌词歌曲、报告文学、民间文学、戏剧曲艺、学生园地、五彩人生、多彩家园、发展论坛、纪实广场、文艺动态、编读往来等

二、来稿要求：

1、除小说外，散文控制在5000字内，诗歌控制在100行内，其他文体控制在6000字内。

2、投稿时请提供作者真实姓名、年龄、性别、工作单位、职称或职务、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E-mail、QQ等。

3、本刊对所有稿件有删改权，如不同意删改，请投稿时注明，来稿一律文责自负。

4、限于人手原因，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或备份。文字稿请一律用电子文档（文本格式），美术、书法、摄影、篆刻作品（均要求为电子版）用附件发送，编辑部不吸收手写稿件，请见谅。

5、来稿一经刊用，赠送当期杂志一册并支付微薄稿酬。

投稿及联系：cjsxw12009@163.com

电话：0855—6419148

邮编：557400

《原乡》杂志编辑部

2010年11月

人间天堂在从江

潘年英

常有人问我，说你一生走南闯北，见识过的地方已不少，那么，请问什么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最美？我总毫不迟疑地回答：从江，贵州从江。然后我再给人讲述我的理由。

我的理由有三：第一，从江是全世界少数民族文化最多样最集中又最富于原生态特质的地方，你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你看不到像从江这样融多种少数民族文化为一炉的“多元共生”型的文化现象，这里的侗族、苗族、瑶族、壮族、水族、毛南族、包括后来划归为汉族的“高山族”和纳入侗族的“刁族”，他们的文化是如此的原生古朴，又是如此奇特多样，而且又是如此地集中在一个县域之内，这绝对是世界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第二，从江是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从江气候上说，从江属亚热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气温为18.4℃，可谓四季如春；从物产方面说，从江土地肥沃，盛产各种热带亚热带作物，虽不如平原一带丰产，但却足可自给自足，解决温饱；从安全方面来说，从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最不用担心现代核战争的威胁；从环保的角度上看，从江由于没有工业污染，其境内的每一条河沟都是洁净的天然矿泉水，每一缕空气都是纯氧，每一种食物都是绿色食品……。第三，从江是天底下最富有人情味的地方：当今世界，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欺骗，已无任何信任感可言。而从江人民，大多崇尚自然，遵循古朴传统，对人热情友爱，胸怀坦荡，以诚相见，这实在是从江最大最大的资源。

人常说哪里哪里是人间天堂。在我看来，真正的天堂是在从江。从江人生活于其中，司空见惯，也许不能以为然。但只要多出来走走，看看，比较比较，便会对家乡有新的理解。外人或许也认为我的说法有些夸张，那也不妨；找机会，自己亲自去从江走一趟，也许获得的印象比我讲的更深，更美，更好。而在我的心中，从江的每一滴水都是酒，从江的每一寸土都是金，从江的每一株草都是宝，从江的每一个人都多情……

目录

原乡

2010年3-4期 总第3期

贵州省从江县宣传部
贵州省从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本刊顾问

王之政 邓仕雄 蒙沧海
杨胜年 龙安跃

编辑委员会主任

石明莲

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李田清 杨光攀 罗安圣
马永霞 翟向东 赖永刚

主 编：李田清

副主编：杨光攀 翟向东

编 辑：潘光晨 石 谦 韦金成

封面摄影：翟向东

主 管：

贵州省从江县委员会
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政府

主 办：

贵州省从江县宣传部
贵州省从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卷首语

人间天堂在从江

潘年英 1

多彩家园

我本是树

余秋雨 4

向往音乐天堂

李文明 6

神秘的占里

邱良君 7

增冲鼓楼的梦幻

李田清 10

银潭印象

侗家崽 12

走进加榜赏梯田

张建林 14

瑶浴，健康生活的古老传承

孙明光 韦德怀 17

江上大歌

杨玉平 20

侗族吃相思

梁家成 23

干团婚俗

自由行人 26

“东方橄榄球”抢花炮

劳 丽 28

加鸠吃香猪

幽 草 30

登上太阳山

杨玉平 31

散文世界

做客瑶家

梁 雨 33

春驻加车

罗安圣 35

诗词歌赋

从江印象（组诗）

沈成君 37

心中的宰便	陈贤辉	40
月亮山的野菊花	向天笑	41

侗族大歌九姊妹故事

侗乡“小百灵”	田青	42
小黄·秋月	沈成君	45
小运兰的好运	韦文扬	47
深山凤凰潘婢内	何林超	49
最小的歌师·潘俾转孟	杨正豪	51
凤香	巴文燕	53
寻找侗族小歌手“晓姐”的故事	黄秀福	55
侗家小百灵,感动大山的声	凝心	57
侗家小夜莺	龙艳	59

《原乡》约稿启事

《原乡》是中共从江县委宣传部、从江县文联主办的综合性文艺期刊,她坚持以“传播民族文化,培养文艺人才,打造从江品牌”为办刊宗旨,全力发表思想深刻、内涵丰厚、品位高雅的各类小说、诗词、散文、戏剧、歌曲、书法、美术、摄影、剪纸、篆刻等文艺作品。

一、栏目设置:

小说长廊、散文世界、诗词歌赋、书画美术、摄影天地、民族文化、评论随笔、歌词歌曲、报告文学、民间文学、戏剧曲艺、学生园地、五彩人生、多彩家园、发展论坛、纪实广场、文艺动态、编读往来等

二、来稿要求:

1、除小说外,散文控制在5000字内,诗歌控制在100行内,其他文体控制在6000字内。

2、投稿时请提供作者真实姓名、年龄、性别、工作单位、职称或职务、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E-mail、QQ等。

3、本刊对所有稿件有删改权,如不同意删改,请投稿时注明,来稿一律文责自负。

4、限于人手原因,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或备份。文字稿请一律用电子文档(文本格式),美术、书法、摄影、篆刻作品(均要求为电子版)用附件发送,编辑部不吸收手写稿件,请见谅。

5、来稿一经刊用,赠送当期杂志一册并支付微薄稿酬。

投稿及联系: cjxwl2009@163.com

电话: 0855—6419148

邮编: 557400

《原乡》杂志编辑部

2010年11月

我本是树

◎/余秋雨

一

刚上山，枪就响了。

这是岜沙苗寨的火枪手们在欢迎外来客人。

他们怎么知道有外来客人？原来在左边的高山上有一座高及云天的秋千架，年轻人正在荡秋千。其实那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观察哨，看看有没有外来之敌，顺便也注意一下有没有外来客人。

如果是外来之敌，枪声响处一定有人倒下。我们没有倒下，可见他们在秋千上晃晃悠悠看一眼，就知道我们没有敌意。

这个头开得好。

枪声响过，火枪手们一下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都是瘦筋筋、油乌乌的健壮男子，没有笑容，却满脸善意。

看得出他们都很想与外来的客人讲话，似乎又觉得自己的汉语不太流利，便推出这里的一位姑娘来引路。这个姑娘笑咪咪地一站出来，外来的客人们都轻轻地“嗨”了声。她在容貌上，居然比我曾经描述过的西江苗寨美女们，还要漂亮。

我觉得她有点眼熟，一问，原来她曾被深圳华侨城的大型演出集团选为演员，在掌声鲜花中风光过四年。终于熬不过对家乡的思念，回到了这深山老林之中，每天踩着枪手们的枪声，与一棵棵大树对话。

外来客人们都奇怪，见过繁华世界那么长时间的她，又怎么能耐得住这里的寂寞？但一听她对一棵棵大树的深情介绍，就知道她真正的寂寞是在深圳。车水马龙间，揣想着每一棵树的早晨和夜晚。

尽管姑娘那么漂亮，这个村寨仍然以男性为中心，这一行迎客队伍的主角也还是那一队火枪手。主角中的主角，则是身材矮小的火枪队长滚元亮。他的表情，很像秦始皇的兵马俑。

听说当年滚元亮即将出世的时候，他的母亲向村寨里一位名叫贾拉枯的“鬼师”询问孩子的情况。这里的鬼师有点像外地的巫师，但他有很高的地位，相当于村寨的精神教主和文化传播人。这位鬼师卜过一卦

之后就向滚元亮的母亲耳语：“这个崽，附着了先祖姜央卫士的灵魂！”

先祖姜央？不就是从枫树里生出来的吗？而那枫树，不就是蚩尤染血的桎梏变出来的吗？

等到滚元亮一出生，母亲就抱着他到一棵枫树前，拜过，再烧香纸、压石头。他就是枫树之子了，立即与蚩尤和姜央接通了血脉。

他长大后很快成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是村寨中火枪队的首领。

此刻，他正背着枪，把我们领进一条大树密布的山路。

二

苗族作为蚩尤的后代不仅崇拜枫树，而且由于千里奔逃总是以树木作为匿身的掩护，因此也崇拜所有的树，以树为神。

岜沙苗寨的村民相信，每一棵树都有灵魂，护佑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火枪队长和那位漂亮姑娘不断地向我们讲着这些话，一开始大家还不大在意，以为只不过是近似原始宗教的自然物崇拜。但听着听着就发现不对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惊人的生命哲学。

我很想用最简单的语言把这种生命哲学的实践方式说一说——这里的孩子一出生，立即由父母亲为他种一棵树。今后，这棵树就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变老。当这个人死了，村人就把这棵树砍下，小心翼翼地取其中段剖成四瓣，保留树皮，裹着遗体埋在密林深处的泥土里，再在上面种一棵树。

没有坟头，没有墓碑，只有这么一棵常青的树，象征着生命还在延续。其实不仅仅是象征，遗体很快化作了泥土，实实在在地滋养着碧绿的生命。

因此，这个万木茂盛的山头，虽然看不到一个坟头，一块墓碑，却是一个巨大的陵园。但转念一想又不是，因为这里找不到生命的终点。似乎是终点了，定睛一看怎么又变成了起点。只觉得代代祖辈都聚合在这里了，每一位不管年纪多大都浑身滋润，生气勃

勃。这里没有丝毫悲哀，甚至也没有悼念。抬头一望哪棵树长得高，身边的老人就微笑着说一声：那是小虎他爷爷，壮实着呢。又见到一棵老树挂满了藤花，有人说了：他呀，历来有女人缘，四代了，年年挂最多的花。这里有一棵新树还不大精神，一位火枪手向我介绍：这是哥们儿，两个月前喝醉了再也不理大家了，现在还没有醒透呢。面对前方那棵古树，陪着我们的火枪手停止了说笑。原来那是这个部落世袭苗王滚内拉的生命树，也是这个山头最尊贵的神树。火枪手们用苗语恭敬地称它为“杜霞冕”。反正，不管尊卑长幼，全都在这个山头盘根错节地活在一起了。这儿的家谱总是沾满了露水，这里的村史总是环绕着鸟鸣。村寨里的哪一个人遇到了忧愁或是喜乐，只要在树丛中一站，立即成了祖祖辈辈的事，家家户户的事。这里是村寨的延伸，也可以反过来说，村寨从这里生成。

现在，世界各国的智者面对地球的生态危机都在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但在这里恰恰没有这种关系。人即是树，树即是人，全然一体，何来关系？

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死观念。既然灵魂与躯体都与树林山川全然一体了，那又何来生死？陶渊明所说的“托体同山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却实在想不出世上还有哪一种生死仪式，优于这里让人与树紧相交融的生命流程。在别的地方，“虽死犹生”、“万古长青”、“生生不息”是一种夸饰的美言，但在这里却是事实。

“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这么朴素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人类生命本质的突破性发言。世上那么多宗教团体和学术机构从古至今都在研究生命的奥秘，现在我抬头仰望，这个山头的冲天大树，正与远处那些暮色中的教堂、日光下的穹顶、云霞中的学府，遥相呼应。比来比去，还是这儿最为透彻，透彻到了简明。因此，我要告诉全世界的生命思考者：这个苗寨，在中国贵州省从江县，贵阳东南方向四百公里，贴近广西。

三

很多年前北京为一个领导人造纪念堂，这里有一棵老香樟树被征。全寨民众听说，都长时间地跪在这棵老树前隆重祭拜。砍伐那天，没有一个村民在场。北京方面得知这个情景十分震惊，立即拨款在原先老树生长处建造纪念亭，把树根当作神明供奉至今。

一棵树，在别处看来只是一段木料，但在这里不是。这正像，甲骨文不是一堆骨料，万里长城不是一堆砖料。那树根，龙飞凤舞，又凝敛成一派尊严。我端身鞠躬，向它深深致敬。然后，收拾心情，放松脚步，随着火枪手们走回村寨。路边的屋里屋外，有一些妇女在埋头织绣。在一个场地上，有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在剃头。这似乎很寻常，我小时候在家乡也经常看到类似的景象，但火枪手提醒我了：这一剃，小伙子算是成年人了。

原来，这也算是这里的成年礼。我走近前去，不禁大吃一惊：剃头用的剃刀，居然与割草打柴的镰刀一模一样！显然仔细磨过，头顶四周的头发早已剃得干干净净，露出了青青的头皮。四周剃净了，便突显出了头顶发髻。发髻丰茂，盘束在一起，被村民称为“青山树林”。我笑了，心想，用镰刀割去乱草，把大树种上头顶，这就是这里的成年。成年了就要恋爱。这里的风俗是由女孩子主动求爱，怪不得这些火枪手走起路来那么威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好几个女孩子赠送的相思带呢。真正的定情仪式，是在刚才发现我们的秋千架上。女孩们在参天古木间荡着秋千，漂漂亮亮地在小伙子们的仰望中施展出百般身段、千般妩媚。她们有时也抬头娇声叫一声“有客人进村”，但现今这个观察哨的主要功用是观察脚下的人群。终于见到了意中人，便美目专注不再放过，而摆荡秋千的姿态则愈加飘逸，愈加高远。目光和目光的对视是确定无疑的信息，女孩子快速地跳下了秋千，或者，那个小伙子也爬上相邻的秋千呼应着荡上一阵，再一起跳下，便手挽着手走进树林。树林中，一棵高大的马尾松紧紧地拥抱着了一棵柔俏的杨梅树。历来村寨里的年轻情人，都会让这两棵树为自己证婚。

你看，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树。这下我更加理解那位告别繁华都市回来的姑娘了。熙熙攘攘的街市间当然也能找到爱恋，但是，哪里找得到可以施展百般身段、千般妩媚的秋千架？哪里找得到树林间那两棵紧紧拥抱着在一起的证婚树？是树林的仪式，决定了人生的仪式。当你曾经与这种仪式长在一起，走得再远也会回来。回来了，在这普天之下最洁净的山岚间吐出一口浊气，然后自语一声：我本是树。这话语，过去听来觉得原始和天真，现在听来，却蕴涵着一种后现代的浩茫探询。

（摘自《解读贵州——余秋雨黔东南纪行》一书）

几年前，在一次文学笔会的联欢晚会上，我代表州作协表演一个节目，演唱一首侗族琵琶歌，引起作家、艺术家的极大兴趣。下来后，有人问我能不能演唱侗族大歌。我们说侗族大歌是神圣的，它不仅不能一个人独立完成，也不是随便唱的，要听大歌必须要到音乐的天堂里去。他们又问音乐的天堂在哪里？我说在从江，在小黄。

于是，省作协秘书长和几位知名作家当即表示要组织一个作家采风团到从江去，到小黄去，并请我作向导。

其实，我之于小黄，也只闻其名，未临其境。只是心仪神往已久。

因种种原因，采风团没有去成小黄。但我一直寻找去小黄的机会，总是阴差阳错，小黄仍然十分遥远。

后来，潘年英先生要写一部以小黄为背景，名为《音乐天堂》的长篇，特邀我陪同去体验生活，潘年英已到小黄多次，而且那年的春节也是在小黄过的，但他觉得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我于是第一次走进小黄，走进一个音乐的天堂。

那是一个仲春，阳光暖暖的，田畴铺满了油菜花，山野生机勃勃。

我们是踏青走进小黄的。

小黄建在一个宽缓的山谷里，山寨颇具侗族居落特征。远远地就看见屹立寨中的鼓楼，气势恢宏。山寨的建筑物以鼓楼为中心，向四周扩展，颇有气势和规模。其实，这里的杆栏式建筑也是别具特色的，只是鼓楼和大歌的名声太大，将它们淹没了。

我们穿过鼓楼，下几道坎，过一条小溪，便到潘年英干女儿阿兰的家。我们来的是中午，她父母亲上山干活去了，但阿兰问知我们的来意以后，便风一般跑来跑去，组织寨上姑娘们到鼓楼为我们唱大歌。

不多时，鼓楼下便坐满了身着侗布衣衫，头戴细碎红花的姑娘们。

大歌就这样唱起来了，没有指挥，没有演奏乐团。但姑娘们都自自然然地将结构复杂，韵律繁复的多声部大歌那样从容舒缓、融汇贯通地唱出了美妙与和谐，唱出了自然与人的天人一体。

姑娘们的嗓音多少稚嫩了些，但唱起大歌来，仍然气势不凡，低声处如潺潺流水，低沉、庄重、绵延，高声的地方宛若蝉鸣溪涧，高低错落，节奏明快，嗓音圆润，清脆宏亮。多声部合唱的起伏，时而像起伏的群山中泛起瑟瑟的风涛，而变成草木的欢歌，忽近忽远，飘渺时如空谷传音般打破了短暂的沉寂，仿佛是那种旷古久远的召唤，无形地把人们的思绪导入渺远的追忆和遐想之中。

我虽能说一些基本的侗语，但对歌词是听不出来的，而且对音乐也没有研究，但那悠扬的、婉转的、深切的激荡于山野之间，回旋于广字之下，澎湃在侗族人民千年历史久久不衰的大歌飞扬起来的时候，那韵律和气势都拨动着我的心弦，将我裹摸，将我覆盖淹没、沉醉和融解了。我深醉在歌的海洋之中，忘记属于哪一支传脉了，我被一个民族的灵魂振撼着，我深深地懂得了“饭养身子歌养心”的道理，难怪她能轰动巴黎，让那些向来高傲的高

鼻梁、蓝眼睛在雷动的掌声之后久久地肃立。

是这一方水土养育了大歌，还是大歌润泽了这一方水土？

大歌是神圣的，以往它只能是在重大的节日或者重大的迎宾送客仪式上才能演唱，而且演唱的场地只限于鼓楼。时代不同了，大歌已经走出山门、走向世界、走向大雅之堂，但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大歌，只能属于生她养她的故乡。

走出小黄，让我沉思回味良久。小黄是不是我们所向往的音乐天堂？是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香格里拉？

向往音乐天堂

◎李文明

神秘的占里

◎/邱良君

一个清新可爱的遥远部族村落

青山簇围中，一片青瓦覆顶的板棚屋宇顺着坡势延展到谷底；村东是一片蔽日翳天的古木，村西的敞阔处，嵌进苍黛色远山中的金色梯田从沟底盘旋到山顶，一直延伸进视域空濛的尽头；一条源自山间的小溪傍村而过，一座简便的木桥连接着村子和外界的通道；溪边排列着高高的禾架和粮仓，禾架上晾晒着刚收获的糯谷，宛若金秋十月系在村庄身上的一根腰带；一座宝塔似的七彩鼓楼突出屋表、耸立云天；金色的阳光涂抹在向阳的板棚屋宇、电视卫星接收锅盖和晾晒在窗口的靛蓝“蛋布”上熠熠闪亮，吊脚楼翘角欲飞……村小学校即将放学的小学生们和溪沟里关进栅栏的鹅鸭们的喧闹，更增添了村庄的寂静。这是我到达占里时所看到的景象。

地图册的标注和书籍上的介绍说：占里距贵阳约450公里，距黔东南州州府所在地凯里250公里，但真正要从数字的空茫和文字的抽象中“走”出来，脚踏实地站在占里村道洁净的石板上，我却花费了将近两天的时间：搭乘遍了包括飞机、火车、汽车、摩托车在内的几乎所有现代化交通工具。

从县城来到占里，我突出地感受到一下掉进了一个时空缓慢凝止的异样境地里。

村寨里面的劳动力都趁着晴好的天气上山收稻去了，除了一些走不动的老太和儿童外，村庄里渺无人迹。

在村寨中心的鼓楼坪，一身黑色衣服裹身的一位老太，用木棍穿过篮筐扛在肩上影子一样地

飘过，颇像神话传说中的“女巫”。

村小学放学后，一群小学生带着惊讶的神情远远地围着我这个“闯入者”，当我试图和他们交流时，他们都神秘会心的一笑，兴奋地用汉语简单地应答着围绕邻村的溪边两岸欢奔。

傍晚时分，沿着寨子两头先祖千百年来踏出的两条石板路，上山收稻的村民们从“坡”上回来了。络绎如缕走在肩挑糯谷显出收获的兴奋的占里村民们前面的，是成群的黄牛。牛们踏在村中的石板路上，不用人吆喝，悠然自得地各归其家；它们神定气闲地把屎拉在村道洁净的石板上，在特定的乡村环境中，显出一种自然而然、杂乱无序的“有序”。

98%的家庭半个多世纪生育一男一女

村民吴正光的爸爸有个妹妹，他的妈妈有个哥哥。吴正光自己也有个妹妹，他生的小孩是一男一女，他的妹妹也是一个女儿、一个男孩；这是占里168户家庭的典型结构和家族生命传承方式。

“占里98%的人家都是一男一女”，34岁的村会计吴永福向我如是介绍，他有一个11岁的女儿和一个7岁的儿子。

在户户相连、跟进入重重迷宫样让人难以分清哪家是哪家的村寨里，我随机走进村民吴老仁的家里。今年81岁的吴老仁身板硬朗，耳聪目明，每天做些家务活，有时还上山割牛草。老伴吴培登79岁，身体也很健康，乐观开朗。他们的儿子吴老利58岁，媳妇57岁；孙子32岁，孙媳31岁；还有一个12岁的重孙女。在占里，这样四世

同堂八口人的家庭现在不少。

“占里的计划生育搞得很好，他们从自古以来就自动实行计划生育”，在从江县，占里寨的名声是和糯谷、人口生育平衡连在一起的。

我手中一份从江县计生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从江县从1952年开始有人口文献记载，1952年，占里有168户人家，人口总数为729人；2000年，有164户人家，人口总数为731人，48年时间只增长了2人，整整近半个世纪，占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几近为零。在1970年的人口统计报表上，全村人口总数729人，而到了1999年，占里的人口为726人，比20年前少了3人；2000年以后，由于高龄老人的增多和有男青年娶进外村媳妇，占里的人口数目开始增长，截止2005年第二季度，该村总人口为763人；占里2006年10月的最新统计，全村人口总数791人，其中，男性415人，女性376人，70岁以上老人51人，可是，居民户数又奇特地回落到1952年的168户。

占里的“生育文化”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该村除上世纪六十年代有3户人家生过2个男孩、2户人家有2个女孩外，他本人是村中少有的独子外，其余人家生育的都是一男一女；县上计生局曾经做过统计，从1980年至2005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占里村全村出生的男孩是94个，女孩是93个。

这确实堪称一个奇迹。占里这种独特的“人口文化”现象中隐藏着一个连他们自己也浑然不知的秘密。

数百年恪守“从一而终”的寨规

27岁的吴勇在村里开了一个供偶尔来占里探奇访古的游客住宿的“农家乐”。拥有占里少数的几辆摩托车之一的吴勇两年前添了个女儿，打算要“好好要几年”再生第二胎；能够时时跑跑县城的吴勇生活过得很快活，但他同时也失去了晚上到寨中姑娘家“行歌坐月”的权利，“去了

也没用，我们这儿是从来不兴离婚的”。

“不许离婚”是数百年来占里形成的最严厉的自然法之一，“有了孩子之后更不许离婚”，否则就要由寨中人杀他家的牲畜、分他的财产，并且只能在寨边居住，严重者驱逐出寨。这大概算得占里这个孤独的迁徙族群最初对妇女儿童进行保护的婚姻法之一。

占里的先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定六条“款约”（自然法规）的，现已无从查考。据《从江县志》记载：占里人的先祖大约是距今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期由广西苍梧郡顺都柳江而上迁居占里，属于百越民族的一支，由最初的五六户繁衍发展到一百多户，明清时代受排挤，称为“苗峒”、“侗蛮”，清初“改土归流”归属黎平郡。

寨老（少数民族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都称为“寨老”，寨老是个泛化的称呼，并不指固定的一个人，笔者注）吴老仁向记者介绍，占里的六条款约中，关于婚姻家庭的，其中就有两条，一是结婚之后不许离婚，一是一对夫妇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并且对于寨中孩子的生育条件有着明细的规定：有50担稻谷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只有30担稻谷的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占里的寨款另有关于不准乱砍滥伐森林和村人团结和睦的条约。款约由侗歌传唱，占里居民世代自觉遵守，数百年至今，无一违反。

“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崽多无用，女多无益；崽多要分田，女多要嫁银”、“一只船哟，载千斤，多了过滩么要翻船；一窝鸟哟，崽太多，母亲么就要累死了；一家人哟，两个娃，一崽一女么不挨饿”……类似的歌谣在占里很多。

每年开春农历二月初一的“燕子节”和农闲八月初一的“计生许愿节”是占里相沿至今的最重要节日。到了这一天，村民们都要穿上节日的

盛装，齐聚村中鼓楼之下，听寨老训诫，用侗歌唱诵节制生育的古歌，向先祖神秘许下誓言：一生最多只生一男一女。

占里“款约”的首倡者，寨老们口耳相传是一个名叫吴公立的人，吴公立究竟是明朝人，还是清朝人，或者“吴公”只是占里人对他们先祖的一个泛指，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人，在位于都柳江四寨河口北上山谷间的这个侗族村寨，多种说法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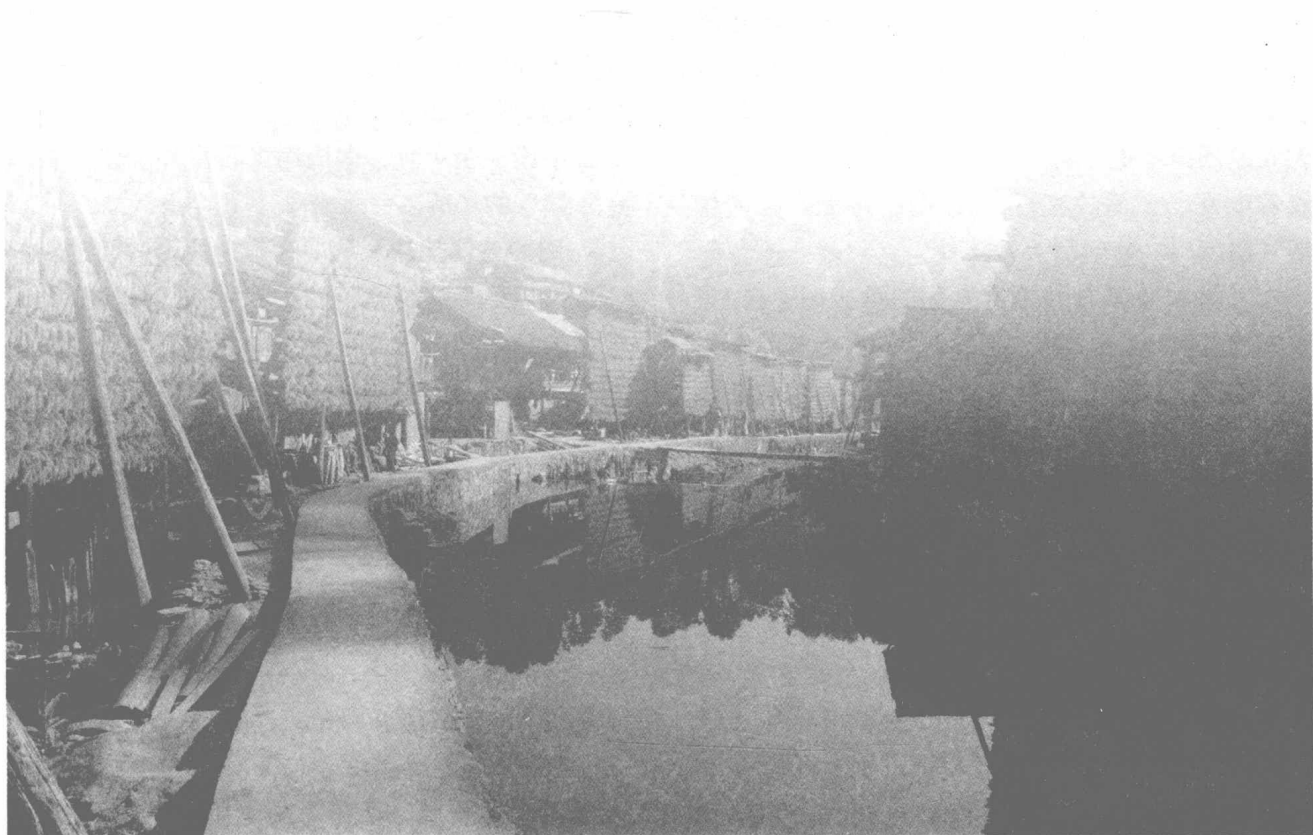
占里还有一项奇特的风俗，即寨中一年之中只能在农历2月16日和12月26日这两个“吉日”结婚。男女双方结婚后，女方并不急于落居夫家。平时只在农忙季节或是夫家遇上大的事情需要媳妇帮忙的时候，女方才在夫家作短暂的停留。只有到了女方怀孕或年纪已大时，才完全在夫家定居下来。

占里全村168户形式上划分为8个村民小组，

但户户相连的村寨更像一个天然的社区。寨子依山傍水，村东头顺地势接进来两股泉水，村西是严禁砍伐的风景树，村中心的鼓楼承载了侗族建筑艺术精华，实际作用相当于村里的“议会”。寨老制度实际上是早期原始民主制度。

在占里，我还亲身体会到在人群密集的所在，“舆论监督”的重大作用。我到达占里寄宿某村民家的当晚，为联络感情，主动招待村里的青年们喝酒。当这户村民自酿的米酒完了后，村民的儿子带着我连跑两趟到村中的一家小代销店买酒买肉。当店主明白是作为客人的我在办招待时，大声呵斥这个不懂事的青年。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侗语，从店主激动的表情，我也听出来了他说的是“你家就不厚道！”几句话让陪同我买东西的青年脸现羞愧而惴惴。

（请作者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增冲鼓楼的梦幻

◎/李田清

在风景如画的贵州省东南部，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侗寨——增冲村，不太大的寨子，鼓楼却大而古老，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的故宫处于同一级别。增冲村位于从江县往洞乡，距县城约50公里，全村232户1194人。

这是一个神奇而富有诗意的侗寨。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三面绕寨，缓缓而过，寨子有如一座美丽的半岛，四周青山环抱，栋栋吊楼依山傍水，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山水交融，似一幅恬静的田园风光图。村路边树木茂盛，有鸟叫个不停，路坎上青草疯长。一条石板路蜿蜒进寨，两边挤满了人家，进入中心，一个约50平米的长方形水池摆在面前，三面都是人家，增冲鼓楼陡然映入眼帘。池水清澈，有洗头的，磨菜刀的，洗衣的，洗衣具的，有老有少，穿着一身青色侗布衣服，女的挽着发髻，插一把梳子。人来人往，大人说话声不绝，有小孩在水边嬉闹，池边人家放着电视，正播放流行MV歌曲，一派兴旺的生活气象。

增冲村位于有鼓楼群之称的黔、湘、桂3省交界的九洞地区，增冲鼓楼以它的古老和壮观而雄踞冠首，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该地区的20多个村寨中，几乎寨寨都有鼓楼，它们巍然耸立在侗寨中央，极似一株大杉树，下大上小，下部为方形亭式，上部飞阁重檐，层层而上，如树干伸逸出层层枝叶。而最为古老和壮观的要数增冲鼓楼了，它层叠高升，八角飞翘，红楹耀眼，屹立于寨中，气势恢宏，与寨旁的3座风雨桥争相媲美。鼓楼、花桥、村庄、田园连成一个整体，相照辉映，如花似锦，别有洞天。

增冲鼓楼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

年)，塔楼系13层木结构，瓦顶为重檐式古建筑，双层楼冠，葫芦宝顶。高20余米，底宽约10余米，占地面积160平方米。中立4柱登顶，每根柱直径0.8米，高15米，构成鼓楼主干。每层外竖8柱，形成放射性八角形，柱高3.5米，层层向上，每层用8根短瓜柱依次叠竖收刹，紧密衔接，直至11层。11层的上面再立两层八角伞顶宝塔楼冠，构成鼓楼的顶部，宝顶直插云空，犹如奇天弄云的两把艳丽彩伞。楼内有4层走廊，沿木楼盘旋而上可直至鼓楼顶层。檐间雕龙画凤，塑有鱼龙花卉，人畜禽兽，造型美观，栩栩如生。每层内壁有精美的方格和万字栏杆，四壁挂满对联及赞美诗句。大门上的匾额有2幅，一幅是道光十年信地寨所赠表示民族团结和友谊的《万里和风》；另一幅是1983年9月黔、桂两省3州6县影展会议代表赠的《侗寨生辉》。鼓楼底层正中设一个火坑，四周用青石块片围住，是休息、娱乐的场所。

增冲鼓楼是从江县境内修建最早的鼓楼，一向被人们称为侗族建筑的艺术明珠，是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和侗族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增冲鼓楼不用一钉一铆，全是杉木榫接，精密吻合，结构严谨，工艺精湛，历经300余年的风雨，至今仍然完好无损。

“锦鸡翅膀凤凰尾，比不上侗家鼓楼美”。侗乡鼓楼美，不仅美在它那“秉亭子之清幽，兼宝塔之奇伟”的造型，更美在它是侗族文化的代表，是传播民族文化、体现民族团结和兴旺的象征。据增冲村的寨老们介绍，鼓楼有3大作用：

1.聚众议事。鼓楼顶层悬挂有一牛皮长鼓，遇有大事要事或急事时，寨老或“管脚”(负责

管理鼓楼的人)便登楼击鼓,全寨老少闻声前来议事。侗寨称议事制定乡规民约为“起款”,所谓“乡有条,侗有理”,就是指大小款的款规。

“款规”制定之后,通常要立石刻碑,保存于鼓楼中。在增冲鼓楼内,至今还保存两块“款规碑”,分别是康熙和光绪年间刻立的。据史记记载:“六十年前,增冲村曾一度走向衰败,出现一批不务正业、抽大烟的懒汉。村里人对此深感忧虑,在寨老石永珍的主持下,全村人聚集在鼓楼制订振兴村寨的‘款规’。在宣布民约诞生的那天,还杀了一头大肥猪,表示以后要是谁违犯了其中某一条款规,就罚他一头大肥猪。石永珍老人为了使‘款规’得以实施,不惜代价以身试‘法’。一天清晨,他偷偷地把自家一头大肥猪赶到离村不远的稻田偷吃别人的庄稼,被人发现后把猪捉住,当晚他叫‘管脚’上鼓楼击鼓召集村民处理此事,最后杀了他家这头大肥猪,每家都分得了串串肉。在这位寨老的模范带动下,从此以后,全村人自觉遵守乡规民约,他去世后至今人们还怀念着他。”

2.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平时,寨里人常围坐在鼓楼里唱侗族大歌、吹芦笙、摆故事;逢年过节,人们身着盛装欢聚在鼓楼前踩歌堂、演侗戏。侗家人有句至理名言:“饭养身,歌养心”,心靠歌来养育和调理,侗家人的心灵靠歌来塑造,可见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的灵魂,他们把唱歌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当夜幕降临,侗家姑娘、小伙三三两两相邀到鼓楼,一边弹琵琶,一边唱着优美的情歌,以歌为媒,用歌传情。

3.迎宾送客。侗家人纯朴厚道、热情好客。当客人来到时,主人们先在鼓楼里集合迎候,并在鼓楼前摆上拦路酒,敬唱拦路歌,之后把客人

带进鼓楼,再由各家各户领回家里,好生款待。客人离寨时,姑娘们在鼓楼把自己编绣的鞋垫和花带赠送给客人,小伙子吹芦笙,燃放铁炮,把客人送出鼓楼,目送客人远去。

鼓楼在侗家人心目中是至高无尚的,它与侗族群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为了保护鼓楼,修建后的第2年,增冲村先辈们就将防火安全写进村规民约,这种保护鼓楼的意识和作法,一直相传至今,一代又一代的增冲村民爱护鼓楼就象珍惜自己的家产一样。党和政府对增冲鼓楼的保护工作也十分重视,消防、文管部门还赠送给增冲村一套消防设备,并为村里义务培训了消防人员,在该村发展26名义务文物保护员。1978年、1982年、1994年,增冲鼓楼曾3次维修,鼓楼焕然一新,每年吸引大批南来北往的宾客,是该县的名胜游览区之一。

1982年2月,增冲鼓楼被列入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3月,又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邮电部在1997年的地方选题邮票中,发行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贵州《侗族建筑》邮票,共4枚,其中首枚就是“增冲鼓楼”,由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家李印清同志设计。

“增冲鼓楼”邮票的发行,把增冲鼓楼这一恢宏的侗族建筑明珠推向全国乃至世界,对于人们了解从江,了解增冲鼓楼,展现增冲鼓楼风姿,促进侗乡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鼓楼是村寨的暖和窝,没有鼓楼无地寻找欢乐,高高的杉木竖起鼓楼来,就有了聚集的场所和欢乐的歌”,站在三百三十八年前的楼顶上,听寨里传来琵琶歌,唱亮了阴雨的山野。我像流水一样游走村寨,寻找几世前在池边梳洗的盛妆丽影,找出来,和我一同化进侗鼓里。



银潭印象

◎/侗家崽

上午9时，我们便驱车离开繁华的从江县城，前往美丽的银潭侗寨观光。一路上，车窗外红叶招展、禾晾金黄、人群忙碌，一幅幅秀美的秋色画图，令人感到一丝清爽的快意。

银潭的位置在从江县的东北部，距离县城16公里，著名的都柳江和321国道沿边而过。235户人家的银潭侗寨，是从江县新近开发的一个有名的民族旅游村寨。这里四周高峻，中间低矮，是一个狭长的凹地。一条清亮的小溪如同一曲欢歌音乐，从寨中流过，把这里的人和寨子蜿蜒得亮丽精彩。据传说，第一批银潭人来到这里时，看见这里的地形像天上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银河，遂喻“天上有银河，地下有银潭”，银潭因此得名。在侗语里“潭”就是“塘”的意思。

从县城到银潭我们用去了半个小时时间。我站在半山腰一座造型简朴的景观亭里，两眼全神贯注地向四处搜索，竭力在脑海里凝聚对银潭的第一印象。在从江，我造访过不少民族村寨，如果说，那些村寨给予我的第一视觉是古朴、庄重的话，那么银潭总给我的第一幅画面则是绿荫葱葱，整个寨子除了房屋外，就是茫茫的林海了。莽莽的丛林无边无际地向四周伸展，就像一件大衣一样，裹着整个山寨；还有那一株株矫健的枫树，把它那碧绿的叶子伸得远远的，化为透明的金光灿烂的星星，在浓密的树丛中煌然发光；寨子两头，几株比别的树木长得更高的红豆杉树，抖动着枝头上鲜红的果实，稠稠密密地迎接一位又一位到银潭来的客人。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美

丽的……

在银潭，几乎每隔几步就可以看到让人心动的高大魁梧的红豆杉树，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穿着紫亮青布侗族服装的青年男女围坐树下的情景，经常可以碰到红豆杉树下男女传情的欢呼场面，青年男女们阵阵歌声和笑声此起彼落。据林业部门统计，国土面积17.9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银潭侗寨，就天然的生长着86棵红豆杉树，其中上千年的就占了60多棵。陪同我们参观银潭侗寨的年轻歌师、戏师吴文龙告诉我们，这里的红豆杉树长得特别的奇怪，在全寨范围内，凡是长有红豆杉树的地方就没有一棵是孤立的，都是成双成对的。它们有的像出生如死的兄弟，有的像互赠秋波的情侣，有的像和睦相处的夫妻……个个英姿优美，精神焕发。吴文龙还告诉我们，银潭自古都有自由恋爱婚姻的习俗，很少是父母包办婚姻，而且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婚姻差不多都是在红豆杉树下谈成的。走着、走着，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了唐朝大诗人王维的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原来真有这么一个地方，有大树、红豆、恋情……

在银潭寨子背面，鼓楼的正上方，我们参拜了一棵目前发现的银潭最大、最古老的红豆杉树。据镶贴在树上的告示牌记载，此树高约80米，胸径1.86，年龄1150年。它稳稳地耸立在那里，你说它像什么都行。置身其间，心中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萌起无比崇敬之情。听吴文龙介

绍，当地老百姓已不把他当成一般的树来看待了，而是把它视为寨神，视为牛郎织女的化身树来敬拜。寨子里每每遇到什么麻烦的事儿，都要去求拜于它，特别是寨子的青年男女恋爱成功后都要到这棵树下许愿。若不这样去做就不会吉利，婚姻就不会牢固，也得不到幸福。

银潭的红豆杉树最忙的是一年一度的农历七月七日新米节。当地老百姓把这天看成是天上牛郎织女下凡到银潭成亲的日子，因此，银潭把这一天定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节日。节日当天，每棵红豆杉树下都会挤满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小伙子调皮地拉着牛腿琴，姑娘含情的唱着歌，场面非常的热闹。节日的得意之作是生龙活虎的荡秋千活动，他们的秋千是系在红豆杉树上的，气势相当雄伟，一荡就是上百米高。在荡秋千的过程中，男女双方只要有一方对另一方有意，就轻轻地踩对方一脚。若是外乡来客，当地小伙子会大方的站在旁边，让位于你，姑娘也不会露出一丝害羞之意。只要双方谈得拢，爱荡多久就荡多久。

那天，我们虽不逢时，无缘遇到以上精彩场面，但是却意外地碰到了一对青年男女前往这棵红豆杉树下许愿的情景。俩人沿路手牵着手，有说有笑不停，一点儿也没空过。尤其是那位小伙子更显得放肆，时而紧紧地搂着姑娘的腰，时而把手轻轻地搭在姑娘肩上，时而偷偷地亲上姑娘一嘴……尽管如此，可是到了树下，他俩像换了人似的，非常的老实和规矩，男左女右齐齐并立树前，嘴里咕嘟咕嘟地念着什么。我静静地立于树旁，认认真真的记录下了他俩树下许愿的全部过程。

此时，太阳已开始落坡了。耐不住小吴的邀请，当晚我们在银潭住了一宿。一进潘副支书

家，一股扑鼻的乡情猛地袭来，桌上满盘盛席，处处歌声荡荡，原来寨里是按银潭吃相思的格调接待我们。生怕对我们招待不周的潘副书记对我们说：相思节是他们中老年人的节日，也是银潭最值得自豪的文化活动之一。过去是一年一次，自从银潭被列为县里优先发展旅游村寨后，他们就决定打造“红豆相思牌”，轰轰烈烈地推崇他们吃相思活动。只要有客人去，他们就会给予大家一次吃相思的全新体会。其实，正规银潭的吃相思是非常讲究的，而且内容也特别的繁多。主要项目有寨门迎宾、鼓楼分客、合家叙情等，其间还有斗牛、唱戏、对歌等活动。

传说银潭吃相思根源于清嘉庆末年。当时银潭建寨不久，便遭受了大旱，火辣辣的太阳笼罩着整个寨子，眼看着庄家一天天的枯萎下去，尤其是养在小溪的鱼儿，已到了没有草遮阳的地步，面临被暴死的危险，大伙急在心里，愁在脸上。一天寨上罗汉头潘力刚的岳父从往洞到银潭来走客，说是他那里有草可以帮这个忙，但是他有个条件，光他女婿一人去取他不给，要寨子里青年男女一起去才行。第二天潘力刚相约大伙一同前去取草。就这样几个回合的接触，双方产生了感情，也就从那天起银潭开始了吃相思活动。

又是一天的清晨，太阳把银潭照得金光灿烂。我早早地起拉了床，推开窗前的窗户，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童话般的梦幻境界。山上青雾蒙蒙，小溪静静流淌，鼓楼傲然刺穹，木屋线条明朗，侗歌蛮声山谷，姑娘亭亭玉立，空气沁人肺腑，这就是银潭。

当我结束这篇关于银潭的参观日记时，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银潭的印象，那就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它都是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

走进加榜赏梯田

◎ 张建新

晚春的风，夹杂着丝丝暖流，就连最后一点略带寒意的空气也被几场春雨洗涮得一千二净。人们开始脱掉那厚厚的外套，换上轻薄凉爽的夏装。低飞的燕子在召唤，召唤什么呢？应该是在催春蚕破茧，促影人出行吧！

又是一年之中拍摄梯田的最佳季节，我们几个影友相约再次去加榜拍梯田。加榜乡地处从江县境内的月亮山区腹地，距县城95公里。其西南面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分省界，地域呈狭长的“扁担”形。而我们的目的地——加榜梯田则位于加榜乡的东北面，距从江县城80公里。这里的梯田依

山势地形的变化来决定梯田的大小和形状；一整座山坡的梯田就有成百上千亩，总面积则近1万亩。加榜梯田的最大特点是“狭长”，最长的可达1000米，最短的不足一米，因此有“带子丘”的说法；梯田面积最大的不过一亩，最小者仅有簸箕大，因此又有“青蛙一跳三块田”的说法；在长达几百米的一丘梯田里，每一部分的大小形态是完全不同的。梯田主要分布在党扭至加榜全长25公里的公路两侧的党扭、加页、加车、从开、平引、加榜及加车河对岸的摆别、摆党等村寨。其中景色最美的当属党扭一组、加页三组、加页大寨、加车大寨、加车七组。

加榜梯田去年拍了多次，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要依我说，加榜梯田美，美就美在它的宏伟，美在它的气势，美在它的粗野，美在它的“与世隔绝”；加榜的空气好，好就好在它的清新，好在它的纯净，好在它的“绿色环保”；

加榜的人民善，善就善在它的朴实，善在它的无华，善在它的“以诚相待”。这么一个纯原生态之地，就是神仙，恐怕也会垂涎，也想住上一些时日吧？那么，凡人何须再向往天堂？

我们乘坐的面包车慢摇慢摇地山间喘息着，淅沥沥的小雨打在挡风玻璃上“啪啪”的响，陆陆续续有村寨、房屋出现在道路两旁，车窗上的图画不停地移动变换，就像城里的翻面广告牌，只不过节奏快了些。就这样，我们晃悠悠的到了乡里设立的第一个游客接待站——老王家。从房子的窗户往外看，只见窗外山峦重叠、满目皆翠，这些山就像一些喝醉了酒的老翁，一个靠着一个，沉睡了不知几千万年。呵，再没有比春雨洗浴后的青山更迷人了，整个山坡，都是苍翠欲滴的浓绿，没来得及散尽的雾气像淡雅丝绸，一缕缕地缠在它的腰间。临窗俯览，哇，一大片错落有致、线条优美的梯田映入眼帘。此时的梯田均已放满了水，明晃晃的，被黄绿相间的田埂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就像天女遗失的一面破裂的镜子。中央坐落着几户农家，赤壁青瓦、碎石小道、袅袅的炊烟、欢快的小狗，田地里忙碌的人们，飞舞的鸟儿……恍然一看，这不就是一幅田园风景图嘛！一阵凉爽的微风卷带着山野的味道在鼻尖轻轻划过，是那么的幽香，怎不令人心旷神怡，怎不令人有所感叹——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叹人类的勤劳智慧！

雨还在不停的下，天也渐渐地暗了下来，不带一丝色彩，你甚至很难觉察到它的存在；最终，它合上眼帘，安详地睡了。只有那雨滴声是那样的清脆，其实，我们就是冲着这场雨来的，于是相约着第二天要早起。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一直在想，要是虫儿比鸟儿起得早，那鸟儿吃什么？要有收获，鸟儿只有起得更早了，所以，摄影人也应该叫“鸟人”），天蒙蒙亮，就听见有“鸟人”大呼小叫，什么“嘛耶、宅哟、哇噻、好大的雾、搞到事了”之类的。一骨碌爬起来冲向窗前。

这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啊！山峰、树木、梯田、农家在云雾里乍隐乍现，似汪洋中的座座小